

##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动态演变及其元语用功能研究

##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ype of “*meideshuo*” Discourse Marker and Its Metapragmatic Functions

罗美君\*

luoviki219222@xtu.edu.cn

Luo Meijun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湘潭 湖南 中国, 411105

Xiangt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Hunan, China 411105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包括三种类型——“没的说”、“没话说”和“没说的”。从语义—语用的角度来描述“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形成演变的动态轨迹是：陈述客观“无话说”义“没的说”>表达具有[+肯定性]语义特征的“没的说”>具有肯定情态义的话语标记“没的说”。这类话语标记具有了聚焦点信息、命题表态以及预示交际意图的三大元语用功能。“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形成演变过程既是词汇化、语法化过程，也是话语交互主观化的过程。演变的动因有语用扩展和语义衍推。

[关键词]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词汇化；语法化；交互主观化；动态演变；元语用功能

A type of “*meideshuo*” discourse markers contains three subtypes: “*meideshuo*”, “*meihuashuo*”, and “*meishuod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emantic-pragmatics, this type of discourse markers evolves dynamically from the meaning of “no words to say” to “positive meaning”, and finally evolves to a discourse marker. The meta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discourse markers are new information focused, proposition affirmed, and communicative purpose predicted. The process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evolution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intersubjectification. The pragmatic extensions and semantic entailment are contributed to function as motivations for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meideshuo*” discourse markers.

**Key words:** A type of “*meideshuo*” discourse marker;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dynamic evolution;

\* [作者简介] 罗美君，硕士，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构式语法、语法化和词汇化。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汉语‘形否义肯’构式的语法化研究”（16B261）的阶段性和成果。

pragmatic functions.

## 1. 引言

现代汉语常见这样的表达式：

(1) “共产党也不易，换了别的党，还没这两下了呢。”“我拥护共产党，没的说。”，先生们先生们，大家都吃完了么，”刘顺明看看桌上……<sup>1</sup>。

例(1)中的“没的说”在句中的语义真值是空的，语法上不具有强制性，在语篇上具有连接话语的作用，是说话者对“拥护共产党”这一事件的肯定性表态。董秀芳(2003)考察了“没的说”的语义特征，认为动词性“没的说”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它既可以表示对事物的极为肯定的评价，义同“很好”，也可以用于表示对自身将施行某行为的肯定性的表态。她例举了一些“没的说”格式在句内充当谓语，有时也能作为独立语出现的实例。元文香(2015)对“没的说”和“没说的”两个结构出现的年代以及意义演变路线做了深入的研究。她认为，这两个构式的发展历程相似，它们的意义都经历了“没有话说”→“没有意见”→“非常赞同”→“好”的发展路线。

纵观目前的研究，学者们都致力于“没的说”或者“没说的”做句内谓语的情形，没有详细考察“没的说”格式从作句内谓语到独立语的演变过程、演变动因及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功能。再者，虽然元文香(2015)已经认识到“没的说”和“没说的”具有相似的语义发展过程，但还是忽视了另一类具有相似演变轨迹的“没话说”格式。因为“没的说”、“没说的”以及“没话说”都具有相近的语义演变轨迹<sup>2</sup>，我们主张把这三种格式统称为“没的说”类格式。我们认为“没的说”类格式除了能做句内成分以外，还可以是能进行主观评价的句外独立成分，具有话语标记语特定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如例(1)。我们再看以下两例：

(2) “**没话说**，吃我一辈子！”

(3) 农民们见支部书记带了头，没说的，10多户人家跟着也拆迁了。

例(2)和(3)中的“没话说”和“没说的”也都是话语标记语。它们作为句法成分，在语义上不影响句子的真值；语法上也不具有强制性；语篇上起到连接上下文的语用功能。它们都具有与例(1)“没的说”相似的语义、语法以及语用功能，因此我们把例(1)、(2)和(3)的“没的说”、“没话说”以及“没说的”格式统称为“没的说”类话语标记。

<sup>1</sup> 本文例子都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谨致谢忱。

<sup>2</sup> 后文会详细论述。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虽然“说”的否定结构式“没的说”类格式虽是“无话说”义，但为什么能最终演变成为具有肯定情态义的结构式？（2）“没的说”类格式如何从句内谓语演变成句外成分？演变的动因是什么？（3）肯定情态义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功能有哪些？我们在分析“没的说”类格式包含的三类结构式语义特征基础上，弄清“没的说”类话语标记语的源构式句法语义特征、厘清其动态演变轨迹、揭示其形成的过程和动因、考察它们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功能。

## 2. “没的说”类格式类型及语义特征

### 2.1 “没的说”的语义

（4）大妈我**没的说**，要说呀，我只说这一句：下回再下雨呀，甬教我出来！

（5）“我们到这儿感到真像到了家里一样。你们想客人之所想，服务水平**真没的说**！”

（6）‘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

例（4）李立成（2006）指出“没+的”在语义上转指V的受事，不是“的”字短语本身决定的，而是整个结构决定的，“没+的”已经名词化了。从语义上看，“话”是省略了的名词性成分，其义由“没的”转指。“没的”是行为动词“说”的受事。“没的”的语义可以分解为[+指代受事]、[+主观小量]和[-肯定存在]，只用于否定句，表示不存在一个主观上很小的量，也就是完全没有。“没的说”的意义就是“完全没有话说”。徐时仪（2003）指出“没”是否定性动词，是“有”的单纯否定标记。因此，从结构上看，“没的说”又是一个动宾短语结构。例（5）是对“服务水平很好”的“肯定性认识”，在句中作谓语。例（6）是一个话语标记，表示对“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这一事件的肯定性表态。

### 2.2 “没话说”的语义

（7）见她不语，他也没话可说。不是**没话说**，是不敢说。

（8）对方不相信，说您老人家如果指别的字画假的，我们**没话说**，唯独这一张，许多名家都看过，认定是真迹……

（9）当面不吃，背后吃，叫你，你会怎么想？她一下子不说话了，**没话说**，建国兄弟说的全点在了穴位上。

朱德熙（1985：56）根据V1后的N与V2之间的语义关系将连动式分为七大类：N是施事、N是受事、N是与事、N是工具、N是时间、N是处所以及N和V2没有明显的语义关系。例（8）“没话说”属于“N是受事”的情

形,在句法构造上“话”是动词“没”的宾语;在语义上“话”是行为动词“说”的受事。“没话说”是一个动宾短语结构,义为“没有话说”,与上文的例(5)“没的说”同义。例(9)的意义是“我们对您的判断表示肯定”,“没话说”充当句内谓语;例(10)是在语篇上起到连接作用,表示说话者对“建国兄弟说的全点在了穴位上”这一事件持有“肯定性”态度的话语标记语。

### 2.3 “没说的”的语义

(10)一切从本本出发,凡是“老祖宗”说过的都不能变,凡是“老祖宗”**没说的**都不能做……

(11)营长开小差了,教导员有责任,这**没说的**。

(12)就连被捕的沃隆佐夫都带着钦佩的口气对他说:“好样的,**没说的**,好样的。”马雪舍夫之所以能征眼这些强悍的农民……

沈家煊(1999)认为“X的”是一种转喻现象。转指的规律和转喻的规律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个成分代表另一个成分,主要通过“代表”关系来行使职称功能。例(10)因为“说的”的转指(转喻)功能,其所指代的名词“话”可以省略。“没说的”意义为“没有说的话”。在结构上,“没”和名词性短语“说的(话)”构成一个动宾短语结构。例(11)对教导员有责任的“肯定性认识”;例(12)“没说的”也是话语标记,起到连接上下文的作用,并表示说话者对“他做的某些事件”的“肯定性”态度。

从例(4)——(12)可知:“没的说”、“没话说”和“没说的”三种结构式各有三种意义,例(4)、(7)和(10)都是表达“无话说”义,“话”指具体的言说内容;例(5)、(8)和(11)都是对主题的“肯定性认识”,在小句内作谓语,是命题的一部分;例(6)、(9)和(12)都是评注性副词,是句外成分,起到了话语标记语的言说功能。基于这三种结构式在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上有诸多的相似点,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没的说”类格式。从这些例子看,“没的说”类格式的句法语义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理据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句法语义系统。

## 3.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动态演变轨迹

### 3.1 客观“无话说”义“没的说”

(13)“你怎么能行呢,你行我也行!”王夫人坚定果决的声音使得教授**没的说**了。

(14)夫妻俩的心郁结在一起,沉默许久**没话说**。

(15)王作言常说:写言论贵在说他人**没说的话**,唱他人没唱的调,这样的言论才会有味道,给人以启发。

例(13)、(14)和(15)的动词短语结构“没的说”、“没话说”和“没

说的话”都是指具体的“话语”没有表达，我们把它们称作客观“无话说”义的“没的说”类格式。需要指出的是例(15)中的宾语“话”既可以出现在表层形式，也可以省略，如例(10)。例(10)“没说的”中“话”作为名词宾语不出现在语言表层形式，但“话”还是指原来还“没说的内容(句子)”，“‘老祖宗’没说的”就是指“‘老祖宗’在过去‘无话’”。无论“话”是否出现在语言表层形式，格式“没说的”都能用来表达客观“无话说”义。表“无话说”义的动宾短语结构式是“没的说”类话语标记的源结构式。

### 3.2 具有 [+肯定] 语义特征的“没的说”

例(4)、(7)、(10)、(13)、(14)以及(15)表明：表客观“无话说”义的“没的说”格式的组成成分“说”是“言说”动词，“话”指实际客观的“语言话语”。当“说”通过“以身喻心”的隐喻模式产生抽象的认知义时，“说”就引申出带有主观性特征的动词意义——“发表、阐述”等。上文中例(5)、(8)和(11)中的“没的说”、“没话说”和“没说的”中的“说”也都引申为表“发表、阐述”的认知语义。此时的“没的说”类格式具有了[+肯定]语义特征，表示说话者的主观“肯定”态度。

Lehmann (1982)、Heine et al. (1991) 和 Hopper & Traugott (2003) 都认为格式在语用-语义这个层面上的语法化演变遵循“客观性>较少主观性>更多主观性主观性”的演化顺序。“没的说”类格式的语义从客观的“无话说”演变成主观的[+肯定]语义，遵循语法化演变的单向性顺序，发生了语法化的演变。促使语法化演变的动因有两个：一个是“说”义的演变，另一个是语义的语用化推理，也就是结构式语义的逻辑推导。认知机制是“以身喻心”的隐喻模式。我们先看例(17)：

#### (16) 孙继海的球技没的说。

例(16)“没的说”是对“孙继海的球技”的肯定性认识。这一例的“说”已经不是“言说”义的行为动词，而是具有了“认知”义的主观性动词。“说”本义是指“身体(嘴巴)上的行为”，相当于“讲话”的意义。“说”在“以身喻心”隐喻模式的作用下，由行为动词演化成认知动词，具有了“发表、阐述”的评价认知意义，是对“内心活动的感知”，并没有真正说出来的话语，表达了说话者对“孙继海球技”的主观“肯定”性评述。李明(2003: 351)也指出“说”的语义演变轨迹是“言说义 > 认知义”。当“说”从行为动词演变成具有评价意义的动词时，“没的说”格式中的“话”的语义变虚，甚至消失，格式组成成分之间语义更加紧密，为“没的说”格式词汇化成一个“整体”性谓语动词提供了语义基础。此时“没的说”类格式具有了能表说话者主观肯定性态度的语义。从语义的逻辑推导过程看，在话语交际中，“无话说”是指“话没有从嘴巴说出来”，一般情况下，就是“默认他人说的话，或同意他人的某一行为”，也就是“没有意见发表”，“没有意见发表”就是对“某事或某人没有意见”，对“某事或某人没有意见”就是“肯定某人或某事”，

传达了一种对命题为真的“肯定性”认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认为，对身体和空间的认知，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形成过程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王寅，2007：292）。“没的说”类格式的语义语法系统的形成和“说”的认知体验以及与主观世界的互动是分不开的。

董秀芳（2002：273）指出跨层结构是指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而只是在表层形式上相邻近的两个成分的组合。“没的说”类格式的源构式是具有客观“无话说”语义的动宾短语结构。因此，“没的说”类格式的源构式是一个内部结构不同质的跨层结构，通过“以身喻心”隐喻认知模式，在“说”义的认知转化和格式的语用化推理下，“没的说”类格式演化成能在句中常常以“一个整体”形式出现、结构式内部不具有分析性的、表“肯定性认识”义的结构式。此时“没的说”类格式词汇化成了一个动词性的谓语，如上文例（5）、（8）、（11）以及（16）。正如董秀芳（2009）认为，词汇化指的是非词汇性的成分变为词汇性的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词汇性较高的成分。在词汇化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是某个形式（范畴）的词汇性程度，而不是语法或词汇。我们再看以下三个例子：

（17）可是你犯规被人拍到了，罚款是**没的说的**。

（18）“市里对咱企业，真是**没说的**！”

（19）“对！山东人牺牲自己的精神，是**没话说的**！”

例（17）、（18）和（19）中的“没的说”、“没说的”和“没话说”在句中都是一个能表达说话者对命题内容“肯定性”认识的词汇性短语结构，在句中充当谓语。这些句子中的“说”演变成能表达说话者内心情感的认知动词，表“语言话语”的“话”也因为“说”义的认知演变虚化或消失，“没的说”、“没说的”和“没话说”格式线性成分之间语义结合的更加紧密，最终演化成具有[+肯定]语义特征的动词性谓语结构式。

### 3.3 具有肯定情态义的话语标记“没的说”

（20）他把山芋都留下了，把山芋蔓子都给曾九送来啦，曾九干生气，**没说的**，因为当初是他自己要地上边的嘛。

例（20）中“没说的”修饰由几个小句整合起来的事件，是说话者对事件的一种主观性“肯定性认识”，并促使听说者始终处于“自己”的“肯定”性言谈体系内，在句中起到了连接上下文的话语功能。在句法上，它不具有强制性，在语义真值上是空的。因此，“没说的”格式不再是句内成分，不再与小句的某一主语或主题关系紧密，已经游离于小句之外，是具有主观评价意味的句外成分。从语用的角度看，这类格式的语用功能不再是谓词性的陈述，而是调控听话者认知识解的交际手段。从语言形式上看，它和上下文之间都有用逗号或句号隔开，在句中的句法位置独立性强。Schiffrin（1987：328）对话语标记的界定为：功能上具有连接性；语义上具有非真值条件性，即话语标记的

有无不影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即话语标记的有无不影响语句的句法合法性；语法分布上具有独立性，经常出现在句首，不与相邻成分构成任何语法单位。张谊生（2000）指出，评注性副词既能位于句中或句首，也能位于句末，主要充当高层谓语，表示传信与情态功能。Quirk（1985：51-52）将评注性副词归于“*disjunct*”（分离性副词），这类副词独立于句子的命题意义之外，所表达的评注意义只作用于其所在的小句。从对例（20）的分析可知，此例“没说的”演化成了话语标记，具有表达说话者对事件肯定性认识态度的情态意义，在句中起到评注性副词的语法功能。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另外两类格式——“没的说”和“没说的”，也有很多和例（18）“没说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一样的话语标记用例<sup>3</sup>，例如：

（21）“韩国箭手实力强，**没的说**。”中国箭手林桑发出由衷的赞叹。

（22）“**没话说**，吃我一辈子！”

例（21）和（22）的“没的说”和“没话说”表达了说话者对“韩国箭手实力强”以及“吃我一辈子”事件的主观肯定性态度，在句中起到连接作用，独立于句子之外，我们认为例（21）、（22）也是话语标记。

因此，“没的说”类格式修饰的对象从命题的一部分到由一（几）个小句构成的事件，从句内的某一成分扩展到事件，语用功能从对某一主题的肯定性认识到对某一事件的肯定性认识，由命题功能变成言谈功能，诱发了“没的说”类格式从动词性谓语演化成评注性副词，这类副词的语义不会影响句子真值义，也不会产生歧义的句法结构，表达了说话人对命题事件的一种肯定性表达立场。正如董秀芳（2007）指出话语标记也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立场和态度，或者对听话人在话语情景中的角色的立场或态度。她指出话语标记是就语言形式的功能而言的，与语类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副词、连词、感叹词和一些插入语性质的短语等都可以具有话语标记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没的说”这类评注性副词格式在句中独立使用表达说话者对事件的肯定性立场，就是一类话语标记语。李宗江（2010）也认为由表示“说”和“听”意义的动词构成的结构容易变为表示提醒注意的话语标记。

综上所述，“没的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是在“以身喻心”隐喻模式的认知机制下、“没的说”类格式语义的语用化推理、“说”的语义功能演变以及修饰对象事件化的促动下，这类格式先演化成具有“认知”义的“没的说”，再演化成话语标记语。“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形成演变的动态轨迹是：陈述客观“无话说”义“没的说”>表达具有[+肯定性]语义特征的“没的说”>具有肯定情态义的话语标记“没的说”。这类话语标记语的形成演化过程既是词汇化的过程也是语法化的过程。

<sup>3</sup> 例（7）、（10）的“没的说”和“没话说”也就是话语标记。

#### 4.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

周明强(2013)指出绝大多数的话语标记既有篇章功能也有人际功能。篇章功能指话语标记能起到联结上下文语篇的作用;人际功能指话语标记能起到引导、调控话语理解的作用。篇章功能和人际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没的说”类话语标记作为能起到语篇联结作用的格式,可以位于句首、句中和句末,在语篇中起到了连接上下文的桥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能引导听读者对话语信息的判断,是说写者为实现某种交际目的而选择的一种语言策略,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没的说”类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主要包括:聚焦焦点信息功能、命题表态功能和预示交际意图功能。

##### 4.1 聚焦焦点信息功能

徐烈炯、刘丹青(1998: 81-82)认为,焦点在句子内部和话语中的两个功能特征是突出和对比,它可以存在于句子的任何部位。突出是指焦点以本句其他内容为背景,焦点成为本句中最被突出的信息;对比是指以本句外的其他话语成分或共享知识为背景,相对于那个句外成分,焦点是被突出的信息。通常情况下,背景信息是说话者双方固有的知识,相对于焦点信息,其凸显程度低,包括百科常识、已知信息以及交际双方都识解的话语言外之意等。焦点信息是说话者在一个句子中着重表达的信息,它是相对于背景信息而言的一种聚焦信息,是被凸显的焦点,也是说话者最想让听话者关注的信息。“没的说”类格式的聚焦功能体现在说话者把要表达的焦点信息,通过“没的说”类格式的聚焦,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来,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如:

(23) “不容易,不容易,你在部队是团职干部,回乡这么干,没说的,鸡蛋你只管拉,挣了算你的,赔了我们共同承担。”

(24) 原因显而易见,市场经济使生意人变得精明了。没的说,按价值规律办事。看来,边贸仅仅想靠价格之差赚大钱,不可能了。

(25) “服了,服了,没的说。”

例(23)是说话者引导听话者关注焦点信息的聚焦标记语,这一聚焦标记语也传达了说话者的主观“肯定”认识,是说话者考虑到双方的背景信息“回乡能这么干”后,对这种方式而作出的‘自我’新决定——“鸡蛋你只管拉,挣了算你的,赔了我们共同承担”。这种“新的决定”也是话语交际的表达重点,是聚焦的焦点信息,聚焦标记语的情态意义通过聚焦的焦点信息的明示而得到验证。例(24)“市场经济使生意人变得精明”是交际双方共有的已知信息,说话者通过“没的说”聚焦焦点信息的功能,凸显了“按价值规律办事的重要性”,是说话者想让听话者明白关注的焦点信息。例(25)通过“没的说”话语标记的聚焦,凸显说话者的态度——“服了,服了”。例(21)、(22)以及(23)分别位于句中、句首和句末,但都能起到聚焦信息的语篇功能。



#### 4.2 命题表态功能

何自然(2006: 297)认为话语标记语的命题内容表态功能,即把存在于说话者意识中的对命题内容的认识状态通过语言得到外显。这种对命题内容的表态实质上是一种“元语用”的功能表达方式,表明说话者在特定语境下的主观态度,引导听话者对命题内容的判断,实现语篇的人际功能。“没的说”类话语标记的命题表态功能能凸显说话者对命题的肯定性认识,而命题内容往往也是说话者肯定的信息焦点。如:

(26)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27) 由于靠近安大略湖,下雨是家常便饭,有时还需要穿件羊毛衫。**没的说**,加拿大的国土资源是相当富饶的,但他们并未因地大物博而放松了管理。

例(26)“没话说”是说话者对焦点信息“我马上开始搬沙”这一命题内容的肯定性态度。话语标记“没话说”把说话者对命题内容的决心和态度外显出来。例(27)“没的说”是说话者对“加拿大国土资源是相当富饶”这一命题内容的主观肯定表达,凸显说话者的态度,让听话者明知特定语境下说话者的认识状态以及其预期凸显的焦点内容。

#### 4.3 预示交际意图功能

正如4.1所述,“没的说”类话语标记具有聚焦焦点信息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的语用功能。在话语交际的过程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听读者会关注焦点信息。说写者说(写)出话语信息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听读者关注话语所要传达的焦点信息,引导听读者朝着自己的真实意图去理解,体现了话语的交互主观性。语言不仅能表达主观性,而且还常常表达交互主观性。交互主观性指的是说写者用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对听读者“自我”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体现在认识意义上,即听读者对命题内容的关注(吴福祥,2004)。“没的说”类话语标记主要是引导听读者关注命题内容,与说写者在话语表达的命题内容上进行识解上的认知协作。如:

(28) 新规划的公路,要通过他家祖坟,老人说:“**没说的**,修路致富,祖先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29) 老孟没等杜平说完,便抢着说道:“是我老汉一时叫鬼迷住心了,**没话说**,我服从命令。”

例(28)“没说的”体现了话语的交互主观性。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听到“修路要通过老人家祖坟”可能会推断出“老人拒绝修路的态度”。但说话者引用老人的话语“没说的”话语标记修正听话者的推断,因为“没说的”是对事件的肯定性认识,所以老人表达了对“挖祖坟”事件持肯定性的态度,也从下文的焦点信息“祖先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可以看出老人的态度。例(29)用话语标记语“没话说”来引导听者对“我服从命令”这一事件的关注,并表明

了说话者的“肯定性”态度——“我服从命令”。虽然例(28)和(29)的话语标记语分别位于句首和句中的位置,但是它们都起到了引导、调控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的作用,始终把听话者纳入到说话者的“肯定性”认识情态中去,是实现话语人际功能的表现方式。正如 Blakemore (1990: 363-370) 指出话语标记对理解话语的语境具有制约功能,并能给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指明一定的方向。

“没的说”类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归根结底都是关注听读者,体现了语言的交互主观性。聚焦焦点信息的目的是要引起听读者对焦点信息的关注,命题表态是要让听读者知道说写者的态度,预示交际意图是要让听读者始终处于说写者的言语体系,指导听读者按照说写者的交际意图去理解话语。“没的说”类格式演变的过程也是话语交互主观化的过程。王敏、杨坤(2010)指出交互主观化是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话语的意义越来越聚焦于听话人/读者,即话语越来越体现出对听话人/读者的关注。“没的说”类格式从具有客观陈述“无话说”义到主观的[+肯定性]语义再到具有交互主观性特征的话语标记语,说写者越来越关注听读者对话语理解的态度,与听读者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强。

## 5. 结语

“没的说”类格式语用功能从客观的说写者陈述,到说写者的主观“肯定性”认识,再到关注听读者的话语标记动态演化过程的动因是话语的语用扩展和语义衍推。这类格式的语用功能从客观到主观再到交互主观性促使这类格式最终演变成为话语标记。格式语用功能的扩展是其发生语法化、词汇化以及交互主观化演变的动因。这类格式演化成话语标记语也与其语义衍推密切相关。沈家煊(1995: 65)指出衍推义是一种纯逻辑推导义,它是句子固有的、稳定不变得意义成分。句子固有的、不变的意义成分就是“当任何事物变(做)的‘无话说’”之后,就是一种逻辑上的“肯定”,这样的语义衍推使具有“无话说”意义的否定短语“没的说”类格式逐渐向说话者的“肯定性”认识过渡和演化,最终演化成具有肯定情态义的“没的说”类话语标记语。

## 参考文献

- 董秀芳, 2003, “X 说”的词汇化[J]. 语言科学, (2): 46-57.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M]. 四川: 四川民族出版社。  
董秀芳, 2009, 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J]. 中国语文, (5): 399-409.  
董秀芳, 2007,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 世界汉语教学, (1): 50-51.  
何自然等, 2006, 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 李宗江, 2010, 关于话语标记来源研究的两点看法[J]。世界汉语教学, (2): 192-197。
- 李立成, 2006, 名词化的“没的”和“有的”[J]。语言教学与研究, (5): 37-43。
- 李明, 2003, 试谈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A]。《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亓文香, 2015, 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构式本体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 (3): 182-187。
- 沈家煊, 1999, 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 (1): 3-15。
- 沈家煊, 1995, 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王寅, 2007, 认知语言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敏、杨坤, 2010, 交互主观性及其在话语中的体现[J]。外语学刊, (1): 48-51。
- 吴福祥, 2004,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 (1): 18-24。
- 徐烈炯、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和功能[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时仪, 2003, 否定词“没”“没有”的来源和语法化过程[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1): 1-6。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J]。语言研究, (2): 51-63。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明强, 2013, 坦言性话语标记语用功能探析[J]。当代修辞学, (5): 57-64。
- Blakemore, D., 1990.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s*. I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e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 Heine, B., U. Claudi & F.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J. & E.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C., 1982.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unich: Lincom Europa.
- Quirk, R.,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Schiffrin, D.,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